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WANGGUO WENXUE PINGJIE CONGSHU



高尔基

2.065
66



辽宁人民出版社



高尔基

高尔基

高尔基

·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

高 尔 基

(1868—1936)

李树森
刘 铁 著
刘亚丁

高 尔 基

Gaoerji

李树森 刘 铁 刘亚丁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6号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84,000

开本: 787×960 $\frac{1}{2}$

印张: 5 $\frac{1}{2}$

印数: 1—6,8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林 萍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0090·373

定价: 0.47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

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本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丰富多彩、贫困坎坷的一生和他的主要作品：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还较详细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文艺观。

目 录

生平与创作.....	1
不幸的童年.....	1
苦难的“人间”.....	3
“我的大学”.....	5
“我要了解俄国”！.....	8
九十年代的创作.....	12
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所诞生的.....	18
——高尔基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迷过路的人”与列宁.....	30
文学创作与理论活动的全盛时代.....	43
主要作品介绍.....	65
自传体三部曲.....	65
《母亲》.....	85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115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127
文艺观.....	150
三种现实.....	150
文学的真实性.....	152
革命浪漫主义.....	155
革命现实主义.....	157
文学的目的性.....	160

生平与创作

不幸的童年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历二十八日)，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下新城(现名高尔基城)一个木工家庭中诞生。他的父亲虽然赢得了他的母亲的爱情，却为此而大大得罪了自己的岳父。原因是他出身卑微，与开染坊的妻子家不门当户对。父亲的“罪过”使儿子别什柯夫也承受了不幸。当高尔基四岁那年他父亲病逝后，他被改嫁的母亲遗弃在外祖父家中。他的童年从此便更加不幸了。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正方兴未艾。大工业对家庭手工业的无情压迫和排挤，加速了高尔基外祖父的家业的破产。小生产私有者之间的人性的泯灭，使年龄最小的别什柯夫成了这个家庭中最无力保护自己的受难者。外祖父、两个舅舅，都可以把他当作尽情发泄自己

的失意与苦闷的对象。只有外祖母阿·伊·卡西琳娜对高尔基说来，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线光明。

对俄国文学来说，祖母或外祖母，无疑是人民哺育伟大作家的 重要 象征之一。克雷洛夫、普希金乃至果戈理，从孩提时起受到的文学启蒙，都莫过于从自己的祖母或外祖母那里听到的民间口头创作——神话故事、传说、诗与歌谣。高尔基在《童年》中对其外祖母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俄罗斯妇女聪敏、慈祥、热情、正直的美好形象。她在那个末日已站在屋檐顶上的家庭中，不仅是小别什柯夫的保护神，更主要的，还是高尔基文学天赋的启蒙人。高尔基后来回忆说：“我满肚子都是外祖母的诗歌，就象蜂房装满了蜂蜜一样；甚至在我思考问题时，也象是在用她的诗去思维”。事实正是这样，当一八七八年，下新城当时的主教来讲课时，高尔基仅凭记忆，便以诗歌的形式给他讲出许多民间故事。这使他周围的成年人都大为吃惊。外祖母还以自己作人的道德力量、对人生的真挚的热爱，为高尔基扎下了不惧邪恶、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根”。这一切，都使她的外孙终生难忘。以至当高尔基写完《童年》之后，曾一度想将小说命名为《外祖母》。

在这个环境里，高尔基从小就受到靠自己的

双手战胜困难的训练。他仅念过三年小学，而为了交学费，他不惜承受同学的歧视，沿街拣破烂儿换钱。当他因学业出众受到学校奖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将得来的崭新的一本书送进当铺，换回五十五戈比交给外祖母维持生活。也正因如此，当一八七八年秋，生活仿佛执意要让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泰斗走“非学者化”的道路而迫使高尔基因穷困辍学时，他毫无畏惧地挺起胸膛，走向了人间。

苦难的“人间”

当谈到自己在人间受过的苦难时，高尔基曾说过：我“不夸大生活中的苦难，尽管它在请我吃苦时毫不吝啬”。但我们即使从他的自传三部曲中大大压缩了的介绍里，也能感觉到这是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人生考验。在他年满十六岁之前，他从城市贫民子弟小学的三年级辍学后开始，已先后从事过七种职业。起初，他是作鞋店里的“学徒”，但他由于端菜汤烫伤了手离开了鞋店。又到一个绘图师家里当“学徒”，可还是摆脱不了苛重的杂役与老板娘的打骂。他终于忍受不了而擅自跑到伏尔加河畔，在一艘来往于下新城与别尔姆之间拖运囚徒的轮船上，作了

大半年的“洗碗小伙计”。尔后，他又被迫回到那个绘图师家里当了三年佣人。在这之后，他还作过圣像铺的店员，建筑工地的领工，乃至商场戏院跑龙套的演员。如此频繁地更换工作的原因，不是由于高尔基本人受到有产阶级的虐待与压迫，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蒙受凌辱与歧视。但使少年高尔基感到异常痛苦的，还不是在拼命工作借以糊口时所受到的肉体磨难，而是心灵的精神重创，这使高尔基毕生未能消除对它的余悸。从这时便萌发了终生与之斗争的热情，直到十月革命来临之际这种余悸仍未消除，以致使高尔基犯了夸大俄国社会的惰性，要求推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在我周围，一锅不干净的粥沸腾着，我觉得，我要慢慢地给煮烂了”。正是在他“开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的生活内容”，冷却了高尔基寻求“更好一点的东西”的热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触角，本能地伸进了文学领域。

“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激起了高尔基读书的兴致。用高尔基自己的话说，促使他“相信书籍具有极其伟大意义并爱上了它们”。在高尔基眼里，斯穆雷的一箱子书，“可真是世界上最奇异的书库”。离开轮船后，在高尔基的

生活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终生使他心醉神往的天地。

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福楼拜塑造的普通厨娘形象，勾起了高尔基对外祖母的思念；普希金的诗，使他“充满了一种贪婪的心情——总想一口气跑遍这突然闯入自己生活中的美好世界”；莱蒙托夫的《恶魔》对圣像画师们产生的心灵震撼，使高尔基领略了文学拥有的强大感染力。当然，高尔基也读过无数的坏书。在当时的下新城里，高尔基凭其所能借到的图书中，大量的还是法国与英国的低级趣味的惊险小说。这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读者说来，无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高尔基独特的力量就在于，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书籍里，他都能弃伪识真，从纷乱复杂的生活与文学现象中发掘出鼓舞自己追求真理的动力。不幸的、沉重的现实生活，与书本中美好的、但是虚构的浪漫生活，在他心中的猛烈较量，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他要抛弃使他厌恶的小市民社会，他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

“我的大学”

一八八四年，高尔基怀着这种激情，首次告

别家乡，来到了喀山。凋敝的经济、大量的失业工人、如潮水般破产的农民，畸形得令人可怕的流浪汉王国，这个冷酷的现实迅速粉碎了高尔基的求学幻想。他明白，自己是从小染缸落入了“一个大染缸”。他在喀山，经历了自己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最为紧张、同时也是危机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使他必然地接近俄国的流浪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比我所说的还要可怕的现象”。另一方面，寻求真理的愿望使他接触到了俄国的民粹派。对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在喀山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高尔基先是当过流浪汉，在伏尔加河口干零活；随后作过面包作坊的工人，干过花匠和清扫工，甚至还在一家地方剧院充当过合唱队员。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的特征，在高尔基生活的社会底层，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无情而又可怕的事实，终于又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从文学虚构的楼阁中走了出来，进了小商人杰林柯夫的杂货铺。

当时的喀山，是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政治犯中，主要是民粹党人。他们或从赴流放地的途中出逃，或从流放地潜回到

喀山，同这里的大学生们一道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杰林柯夫的杂货铺，便是当时喀山无数秘密读书会中的一个地点。还是偶然的机缘，使高尔基同它接近了起来。他破天荒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他们的生活兴趣大大超出了对个人生活的关心，他们完全懂得劳动人民的疾苦，所谈论的是必须改变现实生活。高尔基觉得，他可以将自己的理想同他们这些人的使命联结在一起。但当他读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人的政论文章后，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了民粹派的理论指导了实践后（1886年高尔基曾在谢苗诺夫面包坊里组织过一次罢工），和他平生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塞耶夫接触后，他渐渐地感到，从民粹派那里“只能学到一些词藻。喀山面包店老板谢苗诺夫教给我的马克思主义，要比书本上教的又多又好。”当然，他这里强调的还只是通过生活本身接近马克思主义。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时他已读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但还未能帮助他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在经过兴奋、冷静与厌倦之后，高尔基不是被民粹派抛弃，而是自己抛弃了民粹派。他重又陷入了比肉体折磨更为可怕的精神痛苦之中。在近似封闭的思想禁锢下，高尔基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试图用自杀来解脱这

一切。

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主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生活与文学道路的进一步的探索。他后来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宣传与组织才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锻炼的。当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次组织罢工外，高尔基更多地是以一个政治鼓动者的面貌出现于工人、农民中间。高尔基后来回忆道：“鬼才晓得，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但是无疑，讲的都是能够激发他们信心的一些话，使他们看到，有希望过上另一种比较轻松、有意义的生活”。由于他在杰林柯夫杂货铺的秘密活动，他第一次受到了警方的注意。喀山宪兵司令部从此便建立了关于“送面包工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的档案。在这期间，他还随同费多塞耶夫来到喀山附近的克拉斯诺维多夫村进行“唤起农村的觉醒”的革命鼓动工作。从这段实践过程中，他认识到自己摒弃民粹派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他还未找到引导自己走向真理的出路。他这时多么需要一盏指路的明灯啊！

“我要了解俄国”

一八八八年深秋，高尔基曾步行到察里津住过一阵。这期间，他当过车站守夜人和过磅员。

一种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日益强烈。他想以此来对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恼。他也曾组织过一个都是工人参加的“自修小组”。但他的处女作——长诗《老橡树之歌》还未得到权威们的鉴赏；他的“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生活的主人”的预言，在工人眼里还是些“鬼话”。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高尔基一时竟想去请教列夫·托尔斯泰。于是，他辞掉铁路上的差事，从察里津出发，直奔莫斯科，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国土漫游。他未能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与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大街的寓所见到托尔斯泰。

从莫斯科回到家乡后，他在下新城结识了“政治移民”乔金和索莫夫。他们使高尔基对民粹派的政治面目的认识更深刻了。由于同这两个革命者的联系，高尔基第一次被捕入狱。因为证据不足，高尔基不久便被释放。出来后他即刻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找当时住在下新城的柯罗连科评论他那首长诗。然而，等待他的，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柯罗连科忽略了长诗“号召人们英勇奋斗、使浸透了血泪的大地苏醒过来”的浪漫主义内容，只指出了语言方面的许多不足。处女作受到冷遇，使高尔基当时“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知道了，此时只觉得无地自容。”他当时便下了不再写作的决心。“而且确确实实，我在下新

城这段时期——将近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写”。这次打击仿佛要再次摧毁这位顽强探索者的信念。然而，高尔基不仅战胜了这些精神上的挫折，还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整个俄国。他要带着种种暂时还不理解的问题，去“了解俄国”。高尔基开始了国内的又一次漫游。

一八八九年春，高尔基离开了下新城，来到伏尔加河畔，望着已经融化了的一江春水，高尔基的血液仿佛在血管中沸腾着：“到生活中去，到人间去寻找力量，以释我心头之重负”。“我决定亲自去看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油布包。包里除了一些准备写诗用的纸张，就是用来采录民间口头创作的本子。看得出来，经过这番振作，高尔基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政治与文学的两条大道。

高尔基搭船到达察里津，然后从他曾作过守夜人的费龙诺沃车站出发，直奔顿河草原；从罗斯托夫出发，经库尔斯克、哈尔科夫，横越乌克兰到奥德萨；又从那里取道克里木、北高加索，一直到达格鲁吉亚的首府梯比利斯。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辽阔的草原、浩瀚的大海、明媚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是他最亲密、最忠诚的旅伴。他走遍码头、矿山、乡村、城镇，结识了当时俄国各种类型的工人、农民及流浪汉。他每到